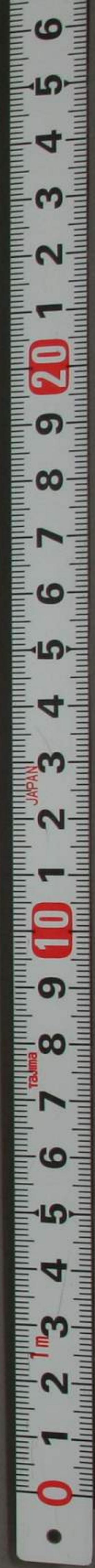




隋史遺文

二

21  
1544  
3





1544  
3

劔嘯閣批評秘本出像隋史遺文卷之二

第六回

金風瑟瑟客衣單  
一燈影影燭欲殘  
天涯遊子慘不歡  
囊無一錢羞自看  
東望關山淚雨彈

蔡太守隨時行賞罰

王小二轉面起炎涼

詩曰

金風瑟瑟客衣單

秋蛩唧唧夜生寒

一燈影影燭欲殘

清宵耿耿心幾剗

天涯遊子慘不歡

高堂垂白空倚闌

囊無一錢羞自看

知己何人惜羽翰

東望關山淚雨彈

壯士悲歌行路難



嘗言道家貧不是貧。路貧愁殺人。叔寶一時忘懷。應了小二。及至取銀。已爲樊建威帶去。漢子家。什麼覆得個沒有。正在着急。且喜摸到廂角裡頭。還有一包銀子。這銀子又是那裡來的。却是叔寶的母親。要買潞州紬做壽衣。臨行時付與叔寶的。所以不在朋友身邊。叔寶只得取將出來。交與王小二道。這是十兩銀子在這裡。且不要算帳。寫了收帳罷。王小二道。爺又不去算帳。怎的寫收帳。就是了。王小二得了這十兩銀子。笑容滿面。拿進房去。

說與妻子知道。還照舊服事。只是秦叔寶的懷抱。那得開。覽囊橐已盡。批文未領。倘官府再有幾日。不回。莫說家去。缺欠盤纏。王小二又要銀子。却把什麼與他。口不言。心焦悶也。沒有情緒。到各處頑耍。喫飽了飯。鎮日靠着牆。衆兒呆呆的望。正是

人逢喜事精神爽。

悶向心來儘睡多。

又等了兩三日。蔡刺史到了。本州堂官擺道。大堂傳鼓下四衙。與本州應役人員。都出郭迎接。叔寶是公門中當差的人。也跟着衆人出去。到十里長



亭各官都相見。各項人都見過了。蔡太守一路辛苦。乘睡轎進城。叔寶跟進城門。事急無君子。當街跪下稟道。小的是山東濟南府解戶。伺候老爺領回批。刺史陸路遠來。轎內半眠半坐。那里去答應領批之人。轎夫皂快。狐假虎威。喝道快不起來。我們老爺沒有衙門的。你在这里領批。叔寶只得起來了。轎夫一發走得快了。叔寶暗想道。在此一日。連馬料盤費。要用兩方銀子。官是辛苦了來的。倘有幾日不坐堂。怎麼了得。做一步趕上前去。意思

要求轎上人慢走。跪過去稟官。自己不曉得力大。用左手在轎扛上一拖。轎子拖了一側。四個擡轎的。四個扶轎的。都一閃支撐不住。還是刺史睡在轎裡。若是坐着。就一交跌將出來。那時官就發怒道。這等無理。我沒有衙門的。叫皂隸扯下去打。叔寶理屈詞窮。府前當街褪褲。重責十板。若是本地衙門人。皂隸自然用情。別處人没人照顧。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正是

文王也受羈囚累。

孫臏難逃刑足災。



王小二在門首先看見了對妻子道。這姓秦的也是個沒來歷的人。住我家有個把月了。身上還是那件衣服。在公門走動的人。不曉事體。今日惹了官。拿倒州門前。打了十板來了。官進府去。叔寶回店。王小二迎在口裡。便呼你老人家。不像平日的和顏悅色。就有些譏誑的意思。秦大爺你却不像公門的豪傑。官府的喜怒。你也不知道。還是我們蔡老爺寬厚。若是別位老爺。還不放哩。叔寶那裡容得。喝道。關你什麼事。小二道。打在你老人家身。

上干我什麼事。我說的是好話。拿飯與你喫罷。叔寶包着一肚皮的氣道。不喫飯。拿熱水來。小二道。有熱水在此。秦叔寶將熱水洗了杖瘡去睡。巴明不明。盼曉不曉。次日負痛到府中來領文。正是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蔡刺史果然是個賢能的官府。離家日久。早出升堂。文書案積甚多。賞罰極明。人人感戴。秦叔寶只等公務將完。方纔跪將下去稟道。小的是齊州劉爺差人。伺候老爺領批。叔寶今日怎麼說個齊州劉爺差人。因腿疼心悶。一



夜不會睡着。想道：本州劉爺與蔡太爺是同年好友。說個劉爺差人使蔡太爺有屋烏之愛。果中其言。蔡刺史回喚作喜道：你就是那劉爺的差人麼？叔寶道：小的是劉爺的差人。刺史道：你昨日魯莽得緊。故此府前責你那十板。以儆將來。秦瓊道：老爺打的不差。經承吏將批取過來。蔡刺史取筆簽押。不好發下去。想道：劉年兄不知此人板了我的轎子。只說我年家情薄。千里程途。把他差人又打了。叫庫吏動本州名下公費銀三兩。也不必包封。

賞劉爺差人秦瓊爲路費。值堂吏叫劉爺差人領批。老爺賞盤費銀三兩。秦瓊叩謝。接了批文。拿了賞銀。出府回店。王小二在櫃上結飯帳。見叔寶回來。問道：領了批文來了。餞行酒還不會齊備。却怎麼好？叔寶道：這酒定不消了。小二道：閑坐着。且把帳筭起了。何如？叔寶道：拿帳過來。筭。小二道：相公爺是八月十六到小店的。今日是九月十八日了。八月大。共計三十二日。小店有規矩。來的一日。去的一日。不筭飯錢。折接風送行三十個整日子。馬



是細料連爺三頓葷飯。一日該時銀一兩九折。算淨該紋銀二十七兩。收過十兩好銀子。准少十七兩。叔寶道。這三兩銀子。是蔡太爺賞的。却是好的。小二道。淨欠十四兩。事體又小。秦爺也不消寫帳。兌銀子就是了。待我去取天平過來。叔寶道。小二哥且慢着。我還不去。小二道。秦爺領了批文。如今也沒有什麼事了。叔寶道。我有一個樊朋友。赴澤州投文。有些盤費的銀子。都在他身邊。想是澤州的馬太爺也往太原公賀李老爺去了。官回來領了文。少不得來會我。纔有銀子還你。小二道。小人。是個開飯店的。你老人家任一年。纔是好生意哩。叔寶寫帳。九月十八日結算。除收淨欠紋銀一十四兩無零。王小二口裡。雖說秦客人任着好肚裡。打稿兒。那幾件行李。值不多銀子。有一疋馬。又是張口貨。他騎了飲水去。我好攔他。就到齊州府尋着公門中的豪傑。那里替他纏得清。倒要折了盤費。丟了工夫。去討飯帳不成。這叫做見鐘不打。反去鑄銅了。我想那批廻。是要緊的文書。沒有此物。



去見不得本官。不如拿了他的。倒是絕穩的上策。這些話都是王小二肚裡躊躇。不曾明言出來。將批文已拿在手內。叫婆娘。這個文書。是要緊的東西。秦爺若放在房內。他好耍子。常鎖了門。出去深秋時候。連陰久雨。屋漏水下。萬一打濕了。是我開店人的手。係你收拾好在箱籠裡面。等秦爺起身時。我交付明白。與他秦叔寶。心中便曉得王小二。擲作當頭假做小心的說話。只得隨口答應道。這却極好說話。也不會說完。小二。把妻子手內。拿進房了。正是

無情便摘神仙珮。

計巧生留卿相貂。

小二又叫手下的。那餞行酒。不要擺將過來。秦爺又不去。若說餞行。就是速客起身的意思了。徑拿便飯來請爺喫。手下知道主人的口氣。便飯兩字。就是將就的意思了。小菜碟兒。都減少了兩個。妝家伙的。篩梳頓盞。光景甚是可惡。九月家間。早晨面湯也是冷的。叔寶喫了。肩高眼低的茶飯。又沒處去。終日出城。到官路。望樊建成。到來正是。



悶是一囊如水洗。

妾思千里故人來。

自古道嫌人易醜。等人易久。望到夕陽時候。見金風送暑。樹葉飄黃。河橋官路。多少來車去馬。那里有樊虎的半個影兒。遠遠望見一個人。是公門中的打扮。及至到身邊。却又不是在樹林中急得。雙腳只是跳。叫道。樊建威。樊建威。你今日再不到。我也無面目進店。又受小人的閑氣。到晚只得回來。那樊建威原不曾期約潞州相會。只是叔寶痴心想着。有幾兩銀子在他身上。這個念頭。攔在肚裏。

怎麼等得他來。暗裏搖樁。越搖越深了。明日早又去。今日再不來。到晚我就在這樹林中尋一沒結果的事。思想家中有老母。只得又回來。腳步移徙艱難。一步一步。歎直待上燈後方纔進門。叔寶房內已點了燈。叔寶見了燈光。心中怪道。爲甚今夜這般殷勤起來。老早點火在內了。駐步一看。只見有人。在內呼么喝六。擲色飲酒。王小二在內跑將出來。叫一聲爺。不是我有心得罪。今日到了一起客人。他是販什麼金珠寶玩的。古怪得緊。獨獨



裏。只。要。爺。這。間。房。早。知。有。這。樣。事。體。爺。出。去。鎖。了。房。門。到。也。不。見。得。這。事。出。來。我。打。帳。要。與。他。爭。論。他。又。道。王。人。家。只。管。房。錢。張。客。在。得。李。客。也。是。在。得。的。我。多。與。你。些。房。錢。就。是。了。我。們。這。樣。人。說。了。銀。子。兩。字。只。恐。怕。衝。斷。了。好。王。顧。口。角。畧。頓。了。一。頓。這。些。人。竟。走。進。去。坐。倒。不。肯。出。來。我。怕。行。李。桿。差。了。就。把。爺。的。行。李。搬。在。後。邊。幽。靜。些。的。去。處。因。秦。爺。在。舍。下。日。久。就。是。自。家。人。一。般。這。一。班。人。我。要。多。賺。他。些。銀。子。只。得。從。權。了。爺。不。要。見。怪。纔。具。海。量。寬。洪。叔。寶。好。幾。日。不。得。見。王。小。二。這。等。和。顏。悅。色。只。因。倒。出。他。的。房。來。只。得。說。這。些。好。話。兒。秦。叔。寶。英。雄。氣。槩。那。裡。忍。得。小。人。的。氣。過。只。因。少。了。飯。錢。自。揣。一。揣。只。得。隨。機。遷。就。道。小。二。哥。屋。隨。王。便。但。是。有。房。與。我。安。身。就。罷。我。也。不。論。好。友。王。小。二。點。燈。引。路。叔。寶。跟。隨。轉。灣。林。角。到。後。面。去。小。二。一。路。做。不。安。的。光。景。走。到。一。個。所。在。指。道。就。是。這。里。叔。寶。定。睛。一。看。不。是。客。房。却。是。靠。廚。房。一。間。破。屋。半。邊。露。了。天。堆。着。一。堆。孺。孺。稽。秦。瓊。的。行。李。都。



堆在上面半邊又把柴草打個地鋪四面風來燈

光景太惡

掛兒也沒處施設就地放下了拿一片破缸引攔着壁縫裏風又對叔寶道秦爺只好權住任兒等他們去了仍舊到內房裏任叔寶也不答應他小二帶上門竟走去了叔寶坐在草鋪上把金裝筒按在自己膝上用手指彈筒口內作歌

旅舍荒涼雨又風

蒼天着意困英雄

欲知未了平生事

盡在一聲長歎中

正吟之間忽聞脚步響聲漸到門口將門上裏吊兒倒扣了叔寶也是個寵辱無驚的豪傑到此時也容納不住問道是那一個扣門你這小人你却。不識得我秦叔寶的人哩我來時明白去時馬。官。不。明。白。况。有。文。書。鞍。馬。行。李。俱。在。你。家。中。難。道。我。就。走。了。不。成。外。邊。道。秦。爺。不。要。高。聲。我。是。王。小。二。的。媳。婦。叔。寶。道。你。素。有。賢。名。夜。晚。黃。昏。來。此。何。幹。確評每出妻婦人道秦爺我那拙夫是個小人的識見見秦爺少幾兩銀子出言不遜秦爺是大丈夫把他海涵了我常時勸他不要這等炎涼他還有幾句穢污



的言語。把惡水潑在我身上來。我這幾日不好親近得秦爺。適纔打發我丈夫睡了。存得有晚飯送在此間。

蕭蕭囊橐已成空。

誰復留心恤困窮。

一飯淮陰遺國士。

却輸婦女識英雄。

叔寶聞言。眼中落淚道。賢人你就是淮陰的漂母。哀王孫而進食。恨秦瓊他日不能封三齊。報千金耳。柳氏道。我是小人之妻。不敢自比於君子。君子施恩。却不望報。只說秦爺暫處落寞。我見你老人

家衣服。還是夏衣。如今深秋時候。我這潞州風高。氣冷。脊背上吹了這兩條裂縫。露出尊體。却不像模樣。飯盤邊有一索線。線頭上有一個針子。爺明日到避風的去處。且縫一縫。遮了身體。等澤州樊爺到來。有銀子換衣服。便不打緊了。明日早晨。若厭聽我拙夫瑣碎。不喫早飯。出門媳婦倒趲得有幾文皮錢。也在盤內。爺買得些粗糙點心。充饑晚間早些回來。說完這些言語。把那裊弔兒開了。自去了。叔寶開門。將飯盤掇進。又見青布條。熬成錢



串穿着三百文皮錢。一索線線頭上一箇針子。都取來安在草鋪頭邊。熱湯湯一碗肉羹。叔寶初到他店中。說這肉羹好喫。頓頓要這碗下飯。自算帳之後。菜飯也是不周全的。那里有這樣湯喫。因今日下了這起富客。做這肉湯。留得這一碗。叔寶欲待不喫。熬不得肚中饑餒。只得將肉羹連氣喫下。秋宵耿耿。且是難得成夢。番番覆覆。睡得一覺醒了。天尚未明。且喜這間破屋。處處透進殘月之光。他果然把身上這件夏衣。乘月色將綻處。胡亂

縫。披在身上。趁早出門。

補衮才奇識者稀。

鴛懸百結事多遲。

縫時驚見慈親線。

惹得征人淚滿衣。

帶了這三百錢。就覺胆壯。待要做盤纏。趕到澤州。又恐遇不着樊建威。那時怎回。且小二又疑我沒行止。私自去。不若且買些冷饅饅。火燒懷着。在官道上老等。似此又是兩日。王小二就動起疑來。對妻子道。難道姓秦那戾養的。成了仙不成。沒錢還我。難道有錢在別處。喫不成。妻子道。人能變財。或



者。撞。見。了。什。麼。識。熟。的。朋。友。帶。挈。他。喫。兩。日。也。不。  
 可。知。小。二。道。既。如。此。我。央。人。問。他。討。飯。錢。一。日。清。  
 早。叔。寶。副。欲。出。門。只。見。外。邊。兩。個。穿。青。的。少。年。迎。  
 着。進。來。不。知。為。何。

時來爭是知心客

失路多逢輕薄徒

總評

天。下。人。那。個。不。是。炎。涼。的。惟。有。做。下。處。主。人。尤。  
 其。出。相。湖。海。遨。遊。之。士。想。無。不。遇。王。小。二。者。  
 說。者。謂。叔。寶。拖。轎。受。杖。大。小。似。公。門。人。不。知。叔。  
 寶。若。像。公。門。人。則。祇。成。一。積。捕。而。已。惟。帶。一。公。  
 疎。快。之。氣。纔。見。英。雄。本。色。耳。



第七回

三義坊當簡受腌臢 二賢庄賣馬識豪傑

詞曰

牝牡驪黃。區區豈是英雄相。沒箇孫陽駿骨  
誰相賞。伏櫪悲鳴。氣吐青雲漾。多惆悵。鹽車  
躑躅。太行道上。右調點絳脣

寶刀雖利。不動文士之心。駿馬雖良。不中農夫之  
用。英雄雖有。掀天揭地手段。那個識他重。他還要  
奚落他。那兩個少年。與王小二拱手。就問道。這位



就是秦爺麼。小二道：正是。二人道：秦大哥請了叔寶，不知其故。到堂前敘揖。二人上坐，自己主席相陪。王小二看三杯茶來，茶罷，叔寶開言道：二兄有何見教。二人答道：小的們也在本州當個小差使，聞秦兄是個方家，特來說。分上叔寶道：有甚見教。二人道：這王小二在教衙門前開飯店多年，倒也負個忠厚之名。不知怎麼干日之長，一日之短，得罪於秦兄，說兄怪他小的們特來陪罪。叔寶道：並沒有這話，這却從何而來。二人道：都說兄怪他有些店帳不肯還他，若果然怪他，索性還了他銀子，擺佈他一場，却是不難的。若不還銀子，使小人得以藉口，叔寶是何等男子，受他巔簸。早知是王小二，央來會說這話的。喬人了我，我只把直言相告。二兄，我並不怪他夫婦，只因我囊橐罄空，有些盤費銀兩，在一個樊朋友身邊。此友在澤州投文，只在早晚來，弄還他店帳。二人道：兄山東朋友，大抵順性的多。等兄那個朋友，也要喫飽了飯，纔好等得。叫他開飯店的，也難服事。若要照舊管顧，本錢不



數。若簡慢了兄。就說開飯店的炎涼。厭常喜新。客人如虎居山。傳將出去。鬼也沒得上門。飯店都開不成了。常言道求人不如求己。假若樊朋友一年不來。也等一年不成。兄本衙門不見兄回。也要捉比宅上。免不得驚天動地。凡事要自己活變。叔寶如酒醉方醒。對二人道。承二兄指教。我也不等那樊朋友來了。有兩根金裝簡將他賣了。算還店帳。餘下的做回鄉路費。二人叫王小二道。小二哥。秦爺並不怪你。倒要把金裝簡賣了。還你飯錢。你須

照舊伏侍。也不通姓名。舉手作別而去。好似

在籠鵠鵠能調舌。去水蛟龍未得飛。

叔寶到後邊收拾金裝簡。王小二忽起好心。這便姓秦的奸詐。到有兩根什麼金裝簡。不肯早賣。直等我央人說許多閑話。方纔出手。不要叫他人賣。恐別人討了便宜。去我哄他當在潞州。算還我銀子。打發他起身。加些利錢兒。贖將出來。剝金子打手飾。與老婆戴。將起來多得金子。剩下拿去兌與人。夫妻發迹。都在這金裝簡上了。笑容滿面。走到後



邊來叔寶坐在草鋪上將兩條簡橫在自已膝上。上面有些銅青了。他這簡原不是純金的。原是熟銅流金在上面。從祖秦旭傳父秦燹傳到他已經三世了。掛在鞍傍。那簡的楞上金都磨去了。只是槽凹裏有些金氣。放在草鋪上。地濕發了銅青。叔寶自覺沒有看相。只得把一把穰草將銅青擦去。耀眼爭光。王小二只道。上邊有多少金子。睜着眼道。秦爺。這個簡不要賣。叔寶道。爲何不要賣。小二道。我這潞州有富厚人家。專當人什麼短腳貨。老爺將這簡抵當幾兩銀子。買些柴米。將高就低。我伏侍你老人家。待平陽府樊爺來到。加些利錢兒。贖去就是了。叔寶也捨不得兩條金簡。賣與他人。情愿去當。回答小二道。你的所見。正合我意。同去當了罷。同王小二走到三義坊。一個大姓人家。門傍黑直櫺內。門掛當字牌。徑走進去。將簡在櫃上一放。主人就有些真嫌之意。呀。不要打壞了我的櫃。卓叔寶道。要當銀子。主人道。這樣東西。只好算廢銅。叔寶道。是我用的兵器。怎麼叫做廢銅呢。主



人道你便拿得他動。叫做兵器。我們當久了。沒用他處。只好鎔化。做家伙。賣却不是廢銅。叔寶道。就是廢銅罷了。拿大秤來稱。觔兩。那兩根簡重一百二十八觔。朋友還要除些折耗。叔寶道。銅上金子。也不算。有什麼折耗。主人道。這不過是金子的光兒。那里作得帳。況且那兩個靶子。算不得銅價。化銅時。就燒成灰也。如今是鐵。歷木的。覺重。叔寶却慷慨道。把那八觔零頭。除去。作一百二十觔實數。主人道。銅是我潞州出產的。去處好。銅當價是四分。一觔該五兩。短二錢。多一分。也不當。叔寶算四兩五兩銀子。幾日。又喫在肚裡。又不得回鄉。拿回去。坐在房中納悶。

舉世盡肉眼。

誰能別奇珍。

所以英雄士。

碌碌多湮淪。

王小二就是逼命一般。又走將進來。向叔寶道。你老人家。再尋些什麼值錢的東西當罷。叔寶道。小二哥。你好歆。我公門中道路。除了隨身兵器。難道帶什麼金寶玩物隨身。小二道。顧不得你老人家。



叔寶道我騎這匹黃廳馬可有人要的。小二道秦爺在我家任有好幾時。再不會說這句好話。什麼金裝飾。我這潞州人。真金子還認做假的。那曉得有用的兵器。若說起馬來。我們這裡是旱地。若大若小人家。都有腳力。我看秦爺這匹黃廳馬。倒有幾步好走。若是肯賣幾時。先回家公事都完了。叔寶道這是有銀子的小二道。馬出門就有銀子。進門叔寶道這裡的馬市在什麼所在。小二道就在西門裏大街上。叔寶道什麼時候去。小二道五

時開市。天明就散市了。小二叫妻子收拾晚飯。與秦爺喫了。明日五更天要去賣馬。叔寶這一夜好難過。生怕蹉過了馬市。又是一日如坐針氈。盼到交五鼓的時候。起來梳了頭。王小二掌燈牽馬出槽。將馬一看。叫聲愛。喲道馬都壞在這裡了。人被牠炎涼到這等田地。那箇馬一發可知了。自從算帳之後。不要說細料。連粗料也沒有得與他喫了。餓得那馬在槽頭嘶喊。婦人心慈。又不曾籜草。瞞過了丈夫偷。兩束長頭草。丟在那槽裏。憑那馬



契也得。不。契。也。得。把。一。匹。千。里。神。駒。弄。得。蹄。穿。鼻。  
擺。肚。大。毛。長。叔。寶。敢。怒。而。不。敢。言。要。說。餓。壞。了。我。  
的。馬。恐。那。小。人。不。知。高。低。就。道。連。人。也。沒。有。契。那。  
在。馬。乎。只。得。接。扯。籠。頭。牽。馬。外。走。王。小。二。開。門。叔。  
寶。先。出。門。外。馬。不。肯。出。門。徑。曉。得。主。人。要。賣。他。的。  
意。思。馬。便。如。何。曉。得。賣。他。呢。此。龍。駒。神。馬。乃。是。靈。  
獸。曉。得。纔。交。五。鼓。若。是。回。家。就。是。三。更。天。也。韃。鞍。  
轡。梢。行。李。了。牽。棧。馬。出。門。除。非。是。飲。水。盪。青。沒。有。  
五。更。天。牽。他。飲。水。的。理。馬。把。兩。隻。前。腿。蹬。定。這。門。  
檻。兩。隻。後。腿。倒。坐。將。下。去。若。論。叔。寶。力。氣。不。要。說。  
這。病。馬。就。是。猛。虎。也。拖。出。去。了。因。見。那。馬。尪。瘦。得。  
緊。不。忍。加。勇。力。去。扯。他。只。是。調。息。綿。綿。的。喚。王。小。  
三。却。是。狠。心。的。人。見。那。馬。不。肯。出。門。拿。起。一。根。門。  
閂。來。照。那。瘦。馬。的。後。腿。上。兩。三。門。閂。打。得。那。馬。護。  
疼。撲。地。跳。將。出。去。小。二。把。門。一。關。賣。不。得。再。不。要。  
回。來。却。說。叔。寶。牽。馬。到。西。營。市。來。馬。市。已。開。買。馬。  
與。賣。馬。的。王。孫。公。子。往。來。絡。繹。不。絕。看。馬。的。馳。驟。  
雜。遯。不。記。其。數。有。幾。個。人。看。見。叔。寶。牽。着。一。匹。馬。



來都叫列位讓開些。窮漢子牽了一匹病馬來了。不要挨倒了他。合唇合舌的淘氣。叔寶牽着馬在市裏顛倒走了幾回。問也沒人問一聲。對馬嘆道。馬你在山東捕盜時。何等精壯。怎麼如今就垂頭落頸。到這般光景呀。我怎麼怨你。我是何等的人。爲少了幾兩店帳也。弄得垂首喪氣。何況於你。常言道得好。

人當貧賤語聲低。

馬瘦毛長不顯肥。

得食猶兒強似虎。

敗鴿鸚鵡不如雞。

先時還是人牽馬。後來到是馬帶着人走。一夜不曾睡得。五更天起來。空肚出門。馬市裏没人瞅睬。走着路都是打盹睡着的。天色已明。走過了馬市。城門大開。鄉下農夫。擔柴進城來賣。潞州卽今山西地方。收秋都是那茹茹楷兒。若是別的糧食。收枯稿了。獨有這一種氣旺。收秋之後。還有青葉在上。馬是餓極的了。見了青柴。一口撲去。將賣柴的老庄家。一交撲倒。叔寶如夢中驚覺。急去攙扶。那人老當益壯。翻身跳起道。朋友不要着忙。



不曾跌壞我那里。那時馬啃青柴，不得溜繩。老者道：「你這匹馬牽着不騎，慢慢的走，敢是要賣的麼？」叔寶道：「便是要賣他。」在這裏撞個主顧。老者道：「馬騰雖是跌了，繩口倒還好着哩。」叔寶正在懊悶之際，見老者之言，反歡喜起來。

喜逢伯樂顧

冀北始空群

問老者道：「你是鞭杖行，還是獸醫出身？」老者道：「我也不是鞭杖行，也不是獸醫。老漢今年六十歲了，離城十五里居住。這四束柴有一百多筋，我挑進

城來，肯也不會換一換。你這馬輕輕的撲了一口青柴，我便跌了一交，就知這馬繩口還好，只可惜你路頭不熟，走到這馬市裏來。這馬市裏買馬的，都是那等不得窮的人。叔寶笑道：「怎麼叫做等不得窮的人？」老者道：「但凡富家子弟，未曾買馬，先叫手下人拿着一副鞍轡，跟着走，看中了馬的毛片，搭上自己的鞍轡，放個轡頭中意，方纔肯買他。肯買你的病馬，培養自古道：賣金須向識金家。怎麼在這個所在出脫病馬，你便走上幾日，也沒有人



應着哩。叔寶道：據你說起來，還是牽到什麼所在去賣呢？老者道：只是我要賣柴。若是不賣柴，引你到一個去處，這馬就有人買了。叔寶道：你賣柴的小事，你若引我去賣了這匹馬，事成之時，送你一兩銀子牙錢。老者聽說大喜道：這里出西門去十五里地，有個主人，姓單，雙名雄信，排行第二。我們都稱他做二員外。他結交豪傑，常買好馬送朋友。叔寶如酒醉方醒，大夢初覺的一般，暗暗自悔：我失了檢點，在家時常聞朋友說潞州二賢庄。

雄信是個延納的豪傑，我怎麼到此就不去拜他。

不遲不遲

如今去拜他，却是遲了。正是臨渴掘井，悔之無及。若不往二賢庄去，過了此渡，又無船路，却怎麼處也罷。只是賣馬，不要認慕名的朋友，就是了。老人家你引我前去，果然賣了此馬，實送條一兩銀子。老者貪了厚謝，將四束柴，寄在豆腐店門口，扁擔頭上有個青布口袋兒，裝了一斤黃豆，進城來換茶葉的。見馬饑得瘦，把豆兒倒在僻深坑塘裏面，扯些青柴拌了，與那馬且喫了。老鹿家拿扁擔兒



引路叔寶牽馬竟出西門約十數里之地果然一  
所大庄怎見得

但見碧流滌繞古木陰森碧流滌繞往來魚  
勝縱橫古木陰森上下鳥聲稠雜小橋虹跨  
景色清幽高厦雲連規模齊整若非舊閣定  
是名門

老庄家替扁挑過橋入庄叔寶在橋南欄下拴馬  
見那馬瘦得不像模樣心中暗道也所不欲勿施  
于人我也看不上教他人怎麼富貴困連日沒心  
緒不曾牽去飲水嚼青刷飽絲尾都結在一處反  
寶只得將左手衣袖捲起按着馬鞍右手五指將  
馬領綜往下分理那馬怕疼就掉過頭來望着主  
人將鼻息亂扭眼中就滾下淚來叔寶心酸也不  
理他的領綜用手掌在他項上拍了這兩掌道馬  
耶馬耶你就是我的僮僕一服在山東六府馳名  
也仗你一背之力今日我月建不利把你賣在這  
庄你回頭有戀戀不舍之意我那忍心賣你我反  
不如你也馬見主人拍項分付有人言之狀四蹄



踢跳嘶喊連聲。叔寶在樹下長嘆不絕。正是

夙負空群志。

還餘歷塊才。

慙無人剪拂。

昂首一悲哀。

却說雄信富厚之家。收秋事畢。閑坐廳前。見老人家豎扁挑于榻扇外邊。進門垂手。對員外道。老漢進城賣柴。見個山東人。牽匹黃驢馬要賣。那馬雖是跌落了驢。疆口還硬。馬領在庄外。請員外看看。雄信道。可見黃驢馬老漢道。正是黃驢馬。雄信起身。是人跟隨。出庄。叔寶隔溪一望。見雄信身高一丈。

丈。貌若靈官。帶萬字頂皂。篋包巾穿寒。羅細摺粉。底皂靴。自家看着身上。不像模樣。得緊躲在大樹背後。解淨手。抖下衣袖。揩了面上淚影。雄信過橋。只去看馬。不去問人。雄信善識良馬。把衣袖擦起。用左手在馬腰中一按。雄信膂力最狠。那馬到筋骨。骨峻。分毫不動。托一托頭至尾。准長一丈。蹄至。騾准高八尺。遍體黃毛。如金絲細捲。並無半點雜色。怎見得此馬妙處。

奔騰千里蕩塵埃。

神駿能空冀北胎。



蹬斷絲韁搖玉轡

金龍飛下九天來

雄信看罷了馬，纔與叔寶相見道：「馬是你賣的廢單員外，只道是販馬的漢子，不以禮貌相待，只把你我相稱。」叔寶却認賣馬，不認販馬，答道：「小可也不是販馬的人，自己的脚力窮途，貨於寶庄。雄信道：「也不管你買來的，自騎的，竟說價罷了。」叔寶道：「人貧物賤，不敢言價，賜五十兩，充前途盤費足矣。」雄信道：「這馬討五十兩銀子也不多，只是應跌重了。若是上得細料，用些工本，還養得起來。」若不喫

細料，這馬就是廢物了。今見你說得可憐，我與你

三十兩銀子，只當送兄路費罷了。」雄信還了三十

兩銀子，轉身過橋，往裏就走，也不十分勤力要買

叔寶，只得跟過橋來，道：「憑員外賜多少罷了。」雄信

進庄來，立在大廳滴水簷前。叔寶見主人立在簷

前，只得站立於月臺傍邊。雄信叫手下人牽到槽

頭去，上些細料來，回話不多時，手下向主人耳邊

低聲回覆道：「這馬狠得緊，把老爺臙脂馬的耳朵

都咬壞了，喫了一斗蒸熟綠荳，還在槽裏面搶水



草喫。不會在口。雄信暗喜。喬做人情。道朋友。我們  
手下人。說馬不喫細料的了。只是我說出與你三  
十兩銀子。不好失信。叔寶也不知馬喫料不喫料。  
隨口應道。但憑尊賜。雄信進去取馬價銀。叔寶却  
不是。階下伺候的人。進廳坐下。雄信三十兩銀子。  
得了千里龍駒。捧着馬價銀出來。喜容可掬。叔寶  
久不見銀。見雄信捧着一包銀子出來。比他得馬  
的歡喜。却也半觔八兩。叔寶難道這等局量褊淺。  
他却是個孝子。久居旅邸。思想老母。晝夜熬煎。見  
此銀就如見母的。一般不覺的。

歡從眉角至

笑向頰邊生

叔寶雙手來接銀子。雄信料已買成。銀子不過手。  
用好言問叔寶道。兄是山東貴府。是那一府。叔寶  
道。就是齊州。雄信把銀子向衣袖裏一籠。叔寶大  
驚。想是不買了。心中好生捉摸。不着正是。

隔面難知心腹事

黃金到手怕成空

以窮求助。豈豪傑行藏。况且無因至前。亦豈壯  
夫所樂。不往見不通名。纔見叔寶出人頭地處。



總之雄信自好客叔寶自愛鼎不可同年  
也

第八回

入酒肆。驀逢舊識人。還飯錢。徑取回鄉路。

詩曰

吃食吹等骨相癯。一腔英氣未全除。

其妻不識友人識。容貌似姝人不姝。

函谷綈袍憐范叔。臨邛杯酒醉相如。

丈夫交誼同金石。肯爲貧窮便欲疎。

結交不在家資。若靠這些家資。引惹這干蠅營狗  
苟之徒。有錢時便做出拆屋斧頭。沒錢時便做出



浮雲薄態。畢竟靠聲名。可以動得隔地知交。靠眼力。方結得困窮兄弟。單雄信爲何。把銀子細却。只因說起齊州二字。便打動他一點結交的思想頭。向叔寶道。兄長請坐。命手下人看茶過來。那挑柴的老兒。看見留坐。要講話。靠在窗外。呆呆聽着。雄信道。動問仁兄。濟南有個慕名的朋友。兄可相認否。叔寶問是何人。雄信道。此兄姓秦。我不好稱他名。諱他的表字。叫做叔寶。山東六府馳名稱他爲賽。專諸在濟南府當差。叔寶醜得緊。不好答應。是我

封隨口應道。就是小的同衙門朋友。雄信道。失膽了。原來是叔寶的同袍。請問老兄高姓。叔寶道。在下姓王。他因心上只爲王小二飯錢。要還故。隨口就是王字。雄信道。王兄請畧坐。小飯學生還要煩兄寄信與秦兄。叔寶道。飯是不領了。有書作速付去。雄信復進書房去。封在儀三兩路紉二疋。至廳前。殷勤致禮道。小弟要修一封書。託兄寄與秦兄。不曾相會的朋友。恐稱呼不便。煩兄道意罷。容日小弟登堂拜望。這是馬價銀三十兩。銀皆足色。外



只程儀三兩不在馬價數內。舍下木機土紬。二疋送兄。推叔寶同袍分上。勿嫌菲薄。叔寶見如此相待。不肯久坐。等飯。恐口氣中間露出馬脚來。不好意思。告辭起身。

良馬伏櫪日。

英雄晦運時。

熱衷雖想慕。

對面不相知。

雄信交道已盡。也不十分相留。送出庄門。舉手作別。叔寶徑奔西門。老家正在瞌睡。掛下一條涎唾。倒有人把長。只見單員外走進大門。對老兒道。

你還在這裡。老兒道。聽員外講話久了。不覺打盹起來。那賣馬的敢是去了。雄信道。卽纔別得言罷。徑走入內。老家急拿扁挑。做兩步趕上。叔寶因聽見說姓王。就叫王老爹。原許牙錢。與我便好叔寶是個慷慨的人。就把這三兩程儀拆開。取出一疋。定多少些。也就罷了。老兒喜容滿面。拱手作謝。往豆腐店取柴去了。不題。却說叔寶進西門。已時。後馬市都散了。人家都開了店。新開的酒店門首。堆積的薰燒下飯。噴鼻馨香。叔寶却是喫慣了。



的人這些時熬得牙清口淡適纔雄信生上又不  
曾喫得飯腹中饑餓暗想道如今到小二家中又  
要喫他的腌臢東西不如在這店中過了午去討  
行李起身經進店來那些走堂的人見叔寶將兩  
疋潞紬打了捲夾在衣服底下認了他是打漁鼓  
唱的把門杖在道纔開生的酒店不知趣亂往裏  
走叔寶把雙手一分四五個人都跌倒在地我買  
酒喫你衆人如何攔阻

世情看冷煖

人面逐高低

內中一人跳起身來道你買酒喫到櫃上稱銀子  
怎麼亂往裏走叔寶道怎麼要我先稱銀子酒保  
道你要先喫酒後稱銀子你到貴地方去喫我這  
潞州有個舊規新開生的酒店恐怕酒後不好弄  
帳却要先交銀子然後喫酒叔寶暗想強漢不換  
市只得到櫃上來把潞紬放下袖中取出銀子來  
把打亂了的程儀總包在馬價銀一處却要稱酒  
錢口裏喃喃道銀子便先稱把你只是別位客人  
來我却要問他店規果然如此而不消提起櫃裏



主人却知事賠着笑臉道朋友請收起銀子天下書同文行同倫再沒有先稱銀子後喫酒的道理手下人不識好歹只道兄別處客人性格不同酒後難於算帳故意歪纏要先稱銀子殊不知我們開店生理正要延納四方君子况客長又不是不修邊幅的人出言唐突但看薄面勿深計較請收起銀子裏面請坐我教拿煖酒來與客長喫便了叔寶見他言詞委曲回嗔作喜道主人賢慧不必再提了袖了銀子拿了潞紬往裏走進二門三間

大廳酒店齊整得緊廳上擺的都是條桌交椅滿堂四景詩畫弔屏柱上一聯對句名人標題贊美這酒館的好處

槽滴珍珠漏洩乾坤一團和氣

杯浮琥珀陶鎔肺腑萬種風情

叔寶看看廳上光景又瞧瞧自己身上藍藍縷縷原怪不得這些狗才攔阻見如今坐在上面自覺不像模樣又想一想難道他店中的酒只賣與富貴人喫不賣與窮人喫的又想一想想次此的人



都不在這廳上飲酒。定睛一看，兩帶琵琶欄杆的外邊，都是廂房。廂房內都是條桌懶椀。叔寶素位而行，微微笑道：「這是我們窮打扮的席面了。」走向東廂房，在第一張條桌上放了潞紬，坐下。正是：

花因風雨難爲色。

人爲貧寒氣不揚。

酒保取酒到來，却換了一個老兒，不是推他那些人了。又不是燻燒的下飯，却是一碗冷牛肉，一碗凍魚尾，鉢磁甌酒，又不熱。老兒擺在桌上，就走去。了叔寶惱將起來，難道我秦叔寶天生定該喫這

等東西的？我要把他家私打做葷粉，房子拖別他的。不過一翻掌間，却是一庄沒要緊的事。明日傳到家裡，朋友們知道了，叔寶在潞州不過少了幾兩銀子飯錢，又不風不顛。上店喫酒，打了兩次，又不曾喫得成。總來爲了口腹，惹人做了話柄，熬了氣。喫他的去罷。這也是肚中饑餓，怨却小人未免自傷落莫。纔喫了一碗酒，用了些冷牛肉，好是

土塊調重耳。

蕪亭困漢光。

聽得店門外面喧嚷起來，店主人高叫：「二位老爺



在小店打中火去兩個豪傑在店門首下馬四五  
個部下的人推着兩輛小車子進店解面衣拂灰  
塵主人引着路進二門來先走的帶進士巾穿紅  
後走的戴皂夾巾穿紫叔寶看見先走的不認得  
後走的却是故人王伯當兩個

肥馬輕裘意氣揚

匣中長劍吐寒芒

有身不向汗時屈

聊寄雄心俠少場

主人家到廳上拖椅拂桌像安席的一般虛景二  
位爺就在這頭桌上坐罷分付手下另烹好茶取  
小菜前邊烹炮精細的肴饌開陳酒與二位爺用  
言罷自己去了只見他手下人掇兩盆熱水二位  
洗手叔寶在東廂房却坐不住拿了潞紬起身要  
走不得出去進來時不打緊他那欄杆圍繞要打  
甬道纔出去得二人却坐在中間叔寶又不好在  
欄杆上跨過去只得背着臉又坐下了他若順倒  
頭竟喫酒倒也沒人去看他因他起欠欠的王  
伯當就看見了叫跟隨的你轉身看東廂房第一  
張條桌上這個人像着誰來跟隨的轉身回頭道



削像歷城秦爺的模樣正是

軒昂自是雞群鶴

銳利終爲露穎錐

叔寶聞言暗道。呀。看見我了。伯當道。仲尼陽虎面龐相似的。上多叔寶乃人中之龍。龍到處自然有水。他怎麼得一寒如此。叔寶見伯當說不是。心中又安下些。那跟隨的。却是個少年眼快的人。要實這句言語。轉過身。緊看着叔寶。嚇得叔寶頭不穩。簪也不動。縮頸低坐。像伏虎一般。這跟的。越看越覺像了。總道他見我們在此。聲色不動。天下也沒

這箇喫酒的光景。便道。我看來。却像得緊待我。去瞧瞧。不是。就罷了。叔寶見從人要走來。等他看出。却沒趣了。只得自己開言招架。王兄。是不才。夤瓊落難在此。伯當見是叔寶。慌忙起身。離坐。伯當急解身上紫衣。下東廂房。將叔寶虎軀裹定。抱上廳來。抱頭而哭。主人家着忙。都來賠語。三個人有一個人哭。兩個不哭。王伯當見叔寶如此。狠狠傷感。淒涼。這人乍相見。無甚關係。叔寶却没有因處。窮困中就哭起來的。理總是



知已雖存矜恤心。丈夫不落窮途淚。

叔寶見伯當傷感，反以美言勸慰。仁兄不必墮淚。小弟雖說落難，原沒有什麼事。只因守批在下處，日久欠了些店帳，以致流落在此。就問這位朋友，伯當道：這位是我舊相結的弟兄，姓李名密，字玄遂，世襲蒲山公，曾與弟同爲殿前左親侍，千牛之職。與弟往來最厚。他因姓應，同識爲聖上所忌，棄官同遊。小弟因楊素擅權，國政日非，也就一同避位。叔寶又從新與李玄遂揖了。伯當又問兄在此，曾會單二哥麼？怎麼不往單二哥處去？叔寶道：小弟時當偃蹇，再不會想起單二哥。今日事出無奈，到二賢庄去，把坐馬賣與單二哥了。伯當道：兄坐的黃廳馬，賣與單二哥了，得了多少銀子？叔寶道：却因馬廳跌重了，討五十兩銀子，實得他三十兩。就賣了。伯當且驚且笑，道：單二哥是有名豪傑，難道與兄做交易，討便宜，這也不成個單英雄了。如今同兄去，原馬少不得奉還。還要取笑他幾句。叔寶道：賢弟，我不好同去。到潞州不拜雄信是我的。



缺典適纔賣馬。問及賤名。我又假說姓王。他問起歷城秦叔寶。我只得說是相熟的朋友。他又送潞州二疋程儀。三兩我如今同三位去。豈不是個踪跡變幻。二位到二賢庄去。替我委曲道意。說賣馬的就是我。先因遲拜得罪。後因頹頹不好相見。故假託王姓。殷勤之誼。已勒肺腑。異日到此潞州登堂拜謝。玄遂道。我們在此與單二哥四人相聚。正好盤桓。兄有心久客。不在一兩日爲朋友羈留。我們明日拉單二哥來歡聚兩日。纔好話別。吾兄尊

寓在於何處。叔寶道。我久客念母。又有批廻在身。明日把單二哥所贈的程儀收拾兩件衣服。卽欲還家。二位也不必同單二哥來看我。伯當玄遂道。下處須要說知那家。那有好弟兄。不知下處的道理。叔寶道。實在府西首斜對門。王小二店裏。伯當道。那王小二第一。炎涼江湖上有名的。王老虎在兄分上。可有不到之處。叔寶感柳氏之賢。不好在兩個劣性朋友面前說。王小二的過失。道二位賢弟。那王小二雖是炎涼。到還有些眼力。他夫婦二



人在我面上，甚是周到，這叫做

小人行短，終須短。

君子情長，到底長。

柳氏賢慧，連丈夫都帶得好，了妻賢夫禍少，信不虛言也。二人飲到深黃昏後，伯爵連叔寶前後的酒帳都算還了。店主向叔寶道：「今夜暫別，明日決要相會。吾兄落莫在此，吾輩決不忍遽別。明日見了單二哥，還要設處些盤纏送與吾兄，切勿徑去了。」叔寶唯唯出店作別。王李二人別了叔寶，上馬徑出西門，往二賢庄。叔寶却將紫衣裹着，路紉一處。

逕回王小二店來，因朋友不捨來得遲了。王小二見午後不歸，料絕他不會賣馬，心上愈加厭賤，不等叔寶來家，徑把門扇關鎖了。叔寶到了叩門，小二冷聲揚氣道：「你老人家早些來家便好，今日到的客人又多，怕門戶不謹慎，鎖了門，鑰匙是客人拿在房裡去了，恐怕你沒處睡。外面那木櫃是我揩抹乾淨的了，你老人家將就睡。五更天起來煮飯打發客人，開門時你老人家進來，多睡一回就是了。」叔寶牙關一咬，眼內火星直爆，奉頭一纂。



心中怒氣橫飛。這箇門不消我兩個指頭就推掉了。打了他一場。少不得經官動府。又要羈身在此。打什麼緊。况單雄信是個好客的朋友。王李二兄說起賣馬的事來。朝不等紅日上升。就來拜我表。却與主人結打見官。可是豪傑的舉動。這樣小人藉口。就說我欠了許多飯錢。圖賴他的。又打壞他的門面。適來又在王伯當面前說他做人好。怎麼朝更夕變。又說他不好。我轉是不安當的人了。小不忍則亂大謀。恐到如今已是塔尖上了。不久開交。熬也熬得他起了。這樣小人說有銀子還他。畢竟就開門了。

笑是小人能好利。

誰知君子自容人。

叔寶躊躇了這一會。只得把氣平了。叫道。小二哥。我的馬賣了。拿銀子在此。還你。在外邊睡。我却放心。不下萬有差池。不干我事。此時王小二聽見言詞。熱鬧想是果然賣馬回來。早在門縫裏張着。沒有了馬。畢竟有了銀子。喜得笑將起來。秦爺我和你說笑話兒耍子。難道我開店的人不知事體。這



樣下霜的天氣好教你老人家在露天地裏睡不成我家媳婦往客房裏討鑰匙去了。柳氏拿着鑰匙在旁不得丈夫之言不敢開門。聽得小二要開說道鑰匙來了。小二開門。叔寶進店把紫衣潞紬櫃上放下。王小二道這也是馬價裏搭來的麼不要他的貨使好叔寶道這却不是馬價裏來的有銀子在此袖中取出銀子來。小二見了銀子道秦爺財帛要仔細。夜晚間不要弄他收拾起了。且將就喫些晚飯。我明日替你老人家送行。叔寶道飯不要喫。竟拿帳來算罷。王小二遞過帳簿道秦爺你是不虧人的。但憑你算罷了。叔寶看後邊日子到住得多。隨茶粥飯。又有幾日不曾喫飯。馬又餓壞了。不會上得馬料。叔寶却慷慨把蔡太守這三兩銀子不要算數。一天平兌十七兩銀子付與小二。對柳氏道我匆匆起身不能相謝。容日奉酬。娘子柳氏道秦爺在此管待不周。不罪我們。已見寬洪海量。還敢望謝。叔寶道我的迴批待我拿了去。柳氏道秦爺此時往那里去。叔寶道此時城門還



未關我歸心如箭。是出東門。再作區處。王小二把  
批交與叔寶。叔寶取雙簡行囊。作別出店。徑奔東  
門。長行而去。此一去。

烏鴉共喜鵲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總評

叔寶只是心窮一念。弄出自家局促。然觀其忍  
耐王小二。簸弄王小二處。却是有度量。有趣致。  
常人不能及也。

如叔寶者。真乃貧而有守者也。有輕財之友而  
不投。遇豪貴之交而不認。所云窮且益堅者。非  
耶。今人自己貪得多求。反議其恥貧貽困。將饑  
附飽颺。反為豪傑乎哉。



第九回

魏道士留住東嶽廟 單員外迎往二賢庄

詩曰

困阨識天心。 提撕意正深。

琢磨成美玉。 鍛煉出良金。

骨爲窮愁老。 謀因艱苦沈。

莫緣頻失意。 黯黯淚沾襟。

如今人小小不得意便怨天。不知天要成就這人。偏似困苦這人一般。越是人扶扶不起。莫說窮愁。



便病也與他一塲。直到絕處逢生。還像不肯放捨。他的王伯當、李玄邃、爲叔寶急出城西。比及到二賢庄。已是深黃昏時候。此時雄信庄門早已閉上了。闌門外犬吠甚急。雄信命開了庄門。看有何人。在我庄前走動。做兩步走出庄來。定睛一看。却是王李二友三人。携手進庄。馬卸了鞍。在槽頭上料。手下都到耳房中去住了。雄信命手下取拜毡。過來與二友頂禮相拜。坐下。雄信命點茶擺酒。敘罷了。間闌伯當開言。聞知兄長。今日恭喜得一良馬。雄信道。不瞞賢弟說。今日三十兩銀子。買了一匹。千里龍駒。伯當道。爲人再不要討了。小便宜討小便宜。就要喫大虧。雄信道。這馬敢是偷來的麼。伯當道。馬倒不是偷來的。且問賣馬的是何人。雄信道。山東人姓王。我因歡喜得緊。不曾與他細盤桓。二位怎知此事。敢是與那姓王的相熟麼。伯當道。我們倒不與姓王的相熟。那姓王的倒與老哥相熟了。巧言不如直道。那賣馬的就是叔寶。適在西門市店中相遇。道及厚情。又有所贈。雄信點頭嗟。



咨我說這個人怎麼有個欲言又忍之意。元來正是叔寶如今往那裏去了。伯當道下處在府西首王小二店內，不久就還濟南去矣。維信道我們也不必睡了，借此酒坐而待旦。王李道：「便是這等三人，直飲到五鼓時候，正是

酬歌忘旦暮，

寤寐在英雄。

把馬都備停當了，三人趕進西門，到王小二店前，尋問叔寶。叔寶却已去了。王小二怕好朋友趕上，說出他是非來，不講叔寶步行。說秦爺要緊回去。

備有回頭差馬，連夜回山東去了。就是有馬，那雄信放開千里龍駒也趕上了。忽然家裏有個凶信，到雄信的親兄，出長安被欽賜馳驛，唐公發箭射死手下，護送喪車回來。雄信欲奔兄喪，不得追趕。朋友王李二友因見雄信有事，各散去訖。單題叔寶自昨晚黃昏深後，一夜走到天亮，只走得五里路兒，福無雙至，禍不单行。如叔寶要走一百里也，走到了，他賣了馬，又受着王小二的暗氣，背着包兒，想着平日用馬慣的人，今日黑暗徒步，越越着。



四十四  
惱闖入山裏去迷了路頭。及至抵到天明上了官路。回頭一看潞州城牆還在背後。却只好五里之遙。

富貴貧窮命裏該。

皆因年月日時排。

胸中有志休言志。

腹內懷才莫論才。

庸陋乘時偏得意。

英雄遭困有餘災。

饒君縱有冲天氣。

難敵平生運未來。

窮不打緊。又窮出一場病來。只因市店

牛肉初見王李二友。心中又着實

不自在。又是連趕路。天寒霜露太重。內傷飲食外邊。感了寒氣。天明是十月初二日。耳紅面熱。渾身似火。頭重眼昏。寸步難行。還是稟氣旺。又捱下五里路來。離城十里。地名十里店。有二三百戶人家。入街頭。就是一座大廟。乃東岳行宮。叔寶見廟宇軒昂。且到裏面曬曬日頭。再走進三天門。上東岳殿。上一層階級。就像上一個山頭。已到殿上。指望叩拜神明。求陰空庇護。不想四肢無力。擡不起腳來。一箇頭眩。被門檻絆倒。在香爐腳下。那一聲響。



跌好像共工奮怒撞倒不周山力士施椎擊破始  
皇輦論叔寶跌倒也不該這等大響因有這兩條  
金裝簡背在背後跌倒攢去將磨磚打碎七八塊  
守東岳廟的香火攙扶不動急往鶴軒中報與觀  
主知道這觀主却也不是等閑之人他姓魏名徵  
字玄成乃山西鉅鹿人氏少年孤貧却又不肯事  
生業一味好的是讀書以此無書不讀莫說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韜畧沒一樣  
不精熟就是詩詞歌賦小技却也盡其妙且又

素有大志遇着英雄豪傑傾心結納因是隋時重  
門蔭薄孤寒一時當國的卿相下至守令都是一  
干武臣重的是膂力薄的是文墨自嘆生不遇時  
隱居華山做了道士後遇了一個同道的黃冠姓  
徐名洪客與他意氣相投道隋主猜忌諸子擅兵  
目今一統也只是爲真人掃除却不能享用我觀  
天象真人已生大亂將起子相帶貴氣有公卿之  
骨無神仙之分可預先打點一個王佐應時而起  
朝夕只與他講些天文說些地理帷幄奇謀疆場



奇。忽一日對魏徵道。非觀王氣起于參井之分。應是真人已生。罡星復入趙魏分野。應是佐命已出。但王氣猶未至。其人尚未得志。罡星色多沉晦。其人應罹困厄。不若我你分投求訪。交結於未遇之先。異時再與子相會。洪客遂入太原。魏徵却在潞州。他見單雄信英雄好客。是一個做得開國功臣的。因此借寓東岳廟中。圖與交往。且更要困厄中尋幾個豪傑出來。這日正在鶴軒內看誦黃庭。

無心求羽化

有意學鷹揚

香火進報道。有個酒醉漢。跌倒東岳殿上。隨身兵器。將磨細方磚。打碎了好幾塊。攙又攙他不動。來報老爺知道。魏玄成想昨夜仰觀天象。有罡星臨於本地。必此人也。待我自己出去。離了鶴軒。徑到東岳廟。見叔寶那狼狽的景象。行李攢在一邊。也沒人照管。一隻臂膊屈起。做了枕頭。一手攙着。把破衣袖蓋了自己的面貌。香火道。方纔那隻腳還絆在門檻上。如今又縮下來了。魏玄成上前。把手



揭開衣袖定睛觀看見滿面通紅他得的陽症類  
於酒醉不能開言他則睜着兩個大眼魏徵點頭  
歎道兄在窮途也不該是這等過飲叔寶心裏明  
白喉中咽塞講不出話來掙了半日把右手伸將  
出來在方磚上寫着有病兩字那方磚雖淨未免  
有些灰塵這兩字到也看得清楚魏玄成道兄不  
是酒困原來是有恙叔寶把頭點一點玄成道不  
打緊叫道入房中取我的棕團過來放在叔寶面  
前盤膝坐下取叔寶的手放在自己膝上寸關尺  
三脈一呼四至二吸四至少陽經受症內傷飲食  
外感風寒還是表症不打緊却只是大殿風頭裏  
睡不得後面又沒有這般寬濶的去處叫道人多  
取兩束穰草來就在那殿東北上鐘架兒後頭黑  
暗些的去處沒有風來打一個草鋪便好睡了把  
被囊開了內有兩疋潞紬一件紫衣一張公文批  
廻又有十數兩銀子玄成道這幾件東西恐兄病  
中不能照顧待小弟收在房中待兄病體痊可交  
付還口如叔寶伏地叩首玄成道這兩條金裝



簡就放在這裏人也偷不去的。叫道：人搓兩條粗壯的草繩，捆束在一處，放在草鋪上，做個枕頭，就好鎮大殿上的陰氣。又好辟邪，將叔寶攙到草鋪上睡了。魏玄成把紫衣潞紬等件收拾進房，在鶴軒中簇一帖疏風表汗的藥兒煎與叔寶喫了，出了一身大汗。次日神思清爽，便能開言。魏玄成不住的煎藥與叔寶喫。常來草鋪頭邊坐倒與叔寶盤桓，漸將米湯調理，病亦逐漸安妥，不覺二七一十四日，是日乃十月十五日，却是三元壽誕。近邊

居民在東岳廟裏做會，五更天就開大門，殿上撞鐘，搥鼓，叔寶身子虛弱，怎麼當得。雖得魏玄成盤桓，却無親人看管，垢面蓬頭，草鋪未免有些囉囉。這些做會的人，個個憎嫌，七嘴八舌，正是：

身居卵殼誰知鳳

迹混鯨鯢孰辨龍

大凡僧道在庵，必得一兩個有勢力的富戶作護法。又常把些酒食，饜足這些地方無賴破落戶，方得任身安穩。魏玄成雖做黃冠，高岸氣骨還在。如何肯俯仰大戶，結識無籍，所以衆人都埋怨。魏道



士可惡。容留無籍之人，穢污聖殿，叔寶又惱又愧。正無存身之地，恰湊着單員外來了。雄信帶領手下人到東岳廟來要與故兄打。醮衆會首迎出三天門來，道單員外來得正好。雄信道有甚說話麼？衆人道：東岳廟是我潞州求福之地，魏道士妄自尊，擅容留無賴之人，穢污聖殿，不堪瞻仰。單員外須要着實處他。雄信是個有意思的人，不作福首，不爲禍先。緩言對答道：列位且住，待我對他講自有道理。叫手下殿上請魏法師出來。魏玄成正

在殿上手下人道：魏師父家主人有請。魏玄成問你主人是那一個？手下人道：家主是單二員外。魏玄成卽出三天門來，衆人都却站開。雄信滿面笑容道：魏先生，舍親們都在這裏閑論，這座東岳廟乃是潞州求福之地，須要莊嚴潔淨，以便瞻仰。今聞先生容留什麼人，住在殿上，作踐穢污，衆心甚是不喜。故此特問先生，端的不知何等樣人，好留在殿上居住。魏玄成從容道：小道是出家人，以慈悲爲本，方便爲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此人



若。是。個。尋。常。人。小。道。也。會。打。發。他。去。了。却。是。一。個。大。有。意。思。的。客。中。患。病。跌。倒。殿。上。小。道。把。藥。石。調。治。纔。得。痊。安。出。于。一。念。惻。隱。望。員。外。原。情。恕。罪。致。意。列。位。施。主。雄。信。道。這。人。是。那。裏。人。呢。玄。成。道。山。東。濟。州。人。雄。信。爲。叔。寶。留。心。聽。見。山。東。濟。州。四。字。嚇。了。一。跳。問。道。姓。什。麼。玄。成。道。那。日。初。二。日。跌。倒。在。殿。病。重。不。能。開。言。有。一。張。公。文。的。批。題。上。寫。單。名。叫。做。秦。瓊。及。至。次。日。清。楚。與。他。盤。桓。問。及。表。字。叫。做。叔。寶。乃。北。齊。功。勛。苗。裔。雄。信。聽。罷。雙。眉。頓。蹙。

向。衆。會。首。打。一。着。地。深。躬。道。方。纔。所。說。的。人。原。來。是。我。故。人。故。人。有。難。零。丁。在。此。我。不。及。奉。陪。列。位。只。得。要。去。看。他。異。日。同。此。友。登。門。拜。謝。衆。人。道。既。是。貴。相。知。有。恙。在。此。請。員。外。自。便。雄。信。挽。了。魏。玄。成。的。手。急。進。三。天。門。上。東。岳。殿。殿。上。人。都。站。滿。雄。信。叫。手。下。人。看。秦。爺。在。那。里。快。請。相。見。衆。人。讓。開。一。條。路。玄。成。指。引。手。下。到。鐘。架。子。後。面。手。下。道。秦。爺。在。這。里。雄。信。却。從。亮。處。來。到。黑。地。看。不。分。明。叔。寶。此。時。有。地。洞。也。鑽。將。下。去。了。把。頭。鑽。在。草。鋪。底。



下不肯擡頭起來，雄信腳底下踢着草鋪，不見人  
在那里，叫手下扶秦爺起來相見。三四個庄客向  
前來扶，叔寶雖是病體，難便扯得動。他頭底下枕  
的草繩兒，已經十數日，都磨斷了。手下人把繩條  
一扯，硃碾的一聲，拖出兩條金裝簡來。雄信此時  
眼中已定下亮光來了，見金簡，知是真正叔寶也。  
不顧草鋪上穢污，將身伏倒道：「吾兄在潞州地方，  
受如此淒惶，單雄信不能爲地主，羞見天下豪傑。  
朋友叔寶到此，難道還不好認，只得以頭觸地叩  
拜。」道：「兄長請起，恐賤軀穢污觸了仁兄貴體。」雄信  
流淚道：「爲朋友者死，若是替得吾兄，雄信不惜以  
身代兄，何穢污之有，正是。」

已成蘭臭合

何問迹云泥

回顧魏玄成道：「先生先兄，凶醜之事，暫且停幾日。  
叔寶兄零丁如此，學生不得在此拈香，把香儀禮  
物，先生都收下了。我與叔寶兄回，待此兄身體康  
健，卽到寶宮來還愿，就與先兄打凶醜，却不是一  
舉而兩得，分付手下秦爺騎不得馬，看一乘煖轎。」



來魏玄成道。少停片時。轉鶴軒中去。將叔寶衣服。取出兩疋潞紬。一件紫衣。一張批廻。十數兩銀子。當了雄信面前。交與叔寶。雄信心中暗道。這還是我家的馬。價銀子哩。叔寶舉手相謝。別了魏玄成。同雄信回到二賢庄去。自此魏玄成秦叔寶單雄信三人。都成了知己。到書房。雄信替叔寶沐浴更衣。設重裯疊褥。雄信與叔寶同榻而睡。初言語開濶。他的胸襟。病體十分痊妥。日日有養胃的東西。供給叔寶。還邀魏玄成來。與他盤桓。真賽過家人。

父子正是

莫戀故鄉生處好。

受恩深處便爲家。

只是山東叔寶的老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朝夕懸望。眼都望花了。又常聞得官府要拿家屬。又不  
知生死存亡。求籤問卜。越望越不回來。憂出一場  
大病。臥在床。上。起身不得。苦是

心隨千里遠。

病逐一愁來。

還虧得叔寶平日善于交友。幾個通家的厚友。曉  
得叔寶在外日久。老母有病。衆人約會。送了饋送。



些甘旨之費。又兼省問秦老伯母。秦母道：「通家子姪，都來候問，這也難得，都請進內房中來。」列坐榻前，共是五人。西門外異姓同居，合開鞭杖行的賈閏甫、齊州城裏與叔寶同當差的三友、唐萬仞、連明、同差出去的樊建威。秦母坐於床上，叔寶的娘子張氏，立在臥榻之後，以帳幔遮體。秦母見兒子這一班朋友都坐在床前，覩景傷情，不覺滾下淚來。列位賢姪，不棄老朽，特來看我，足見厚情，但不知我兒秦瓊如何下落，一去不回，好教我肝腸都斷。賈閏甫等對道：「大哥一去不回，真好奇怪。」老伯母且放心，吉人天相，料無十分大慮，不爭早晚，多應到家。秦母埋怨樊虎道：「樊建威吾兒六月裏同你差出門，燒脚步紙起身，你便九月回來了。如今隆冬天氣，吾兒音信全無，多應不在人世了。」媳婦聽得婆婆這一句話，兒幼婦不敢高聲，在帷幔中啾啾唧唧也啼哭起來。衆友異口同聲，都埋怨樊虎道：「樊建威你幹的什麼事，常言道：同行無疎伴，一齊出門，難道不知秦大哥路上爲何擔閣端的。」



幾時就該回來。如今爲何還不到家。老伯母止生得大哥一人，久不回家，舉日無親，教他怎不牽掛。樊虎道：諸兄在上，老伯母與秦大嫂埋怨小弟，不敢分辯。諸兄是做豪傑的人，豈不知在家千日好，出外片時難。六月裏山東趕到長安，兵部衙門掛號，守批迴，就擔悞了兩個月。到八月十五日，纔領了批。秦大哥到臨潼山，適遇唐國公，遇了強盜，正在廝殺之際，大哥抱不平起來，救了唐公，出得關外，匆匆的分了行李，他往潞州，我往澤州，不想盤纏銀子，總放在我的箱內，及至分路之後，方纔曉得途中也用盡了。如今等不得他回來，也補送在此。把一包銀子放在榻前。秦母道：我有十兩銀子，教他買潞紬的，想必他也拿來盤纏了。樊虎道：我到澤州的時節，馬刺史又往太原恭賀唐公李爺去了，兩個犯人養在下處，却又柴荒米貴，及至官回，投文領批，盤費俱無了。秦母道：這都是你的事。你此後可曉得我兒的消息呢。樊虎道：若弄起路程日子，唐公李爺到太原時，秦大哥已該到潞州。



了。那時蔡刺史還不曾出門，是斷乎先投過文了。我曉得秦大哥是個燥性的人，難道爲了批廻，擔誤在潞州不成？我若是有盤費，也枉道到潞州尋他。討個的信，因沒了盤費，徑自來了。那里曉得秦大哥還不到家。衆友道：「這個也難怪你，只是如今你却辭不得勞苦，還往潞州抓尋叔寶兄回來，纔是道理。」樊虎道：「老伯母不要煩惱，寫一封書起來，待小姪拏了到潞州去，抓尋大哥回來便了。」秦母命丫鬟取文房四寶，呵開凍筆，寫幾個字，封將起來。把樊虎補還的解軍銀子，一同付與樊虎道：「這銀子你原拏去盤纏他回來，却不是好？」樊虎道：「小姪自盤纏去，見了大哥，也就盤纏他回來了。何必要動他前日的銀子？」秦母道：「你還是拏去，只覺兩便。」衆人道：「如今只要急尋大哥回來，你便多帶些盤纏去也好。」不如從了老伯母之命。樊虎道：「如此小姪就此告別去尋大哥了。」秦母道：「遠勞你，却是不當。」衆人將送來的銀錢都安在秦母榻前，各散去訖。樊虎回家，收拾包裹行囊，離了齊州，竟奔河



東潞州一路畢竟不知可尋得着否。

懶聞村婦語。

怕聽野猿啼。

總評

秦叔寶虧着命裏帶着魏道上單員外這幾個  
恩星若是命裏沒有要在世界上尋恐不能遇

巧如此

原評

窮到賣馬還娶我上一場大病此正窮乏拂亂  
天所以玉成之也况乎魏公之全英雄于困頓  
難信之極恩禮于窮交俱錄此一病生出則此  
病亦何可少也獨恨母既因望子不至而沉病  
子復因母疾遙歸而被禍其為叔寶累不小耳。



第十回

樊建成冒雪訪行踪 單員外贈金貽禍水

詩曰

雲壓關山慘不收。朔風吹送白蒙頭。

身忙不作洛陽臥。諛密時移剡水舟。

怪殺顛狂如落絮。生增輕薄似浮漚。

誰知一夕藍關路。得與知心少逗遛。

這一首雪詩，單說這雪是高人的清事，豪客的酒  
籌行旅的愁媒，却又在無意中使人會合樊虎自

隋

卷二

第十回

五十八



離山東一日到了河東進潞州府前挨查了幾個公文下處尋到王小二店問道借問一聲有一個山東濟南府人姓秦號做秦叔寶曾在你家作寓麼小二道是有個秦客人在我家作寓十月初一日賣了馬做路費星夜回去了樊虎長嘆流淚王小二店裏有客一陣大呼小叫轉身走進了柳氏聽見關心近前問道尊客高姓樊虎道在下姓樊柳氏道就是樊建威麼秦客人在我家蹉跎許久我們又伏侍他不周日日在這里望你來十月初

一黃昏時節起身的難道還不會到家樊虎道正是呢心中暗想如今是十二月初旬難道路上就。行。兩。個。多。月。此。人。中。途。失。所。了。在。此。無。益。吃。了。一。餐。午。飯。筭。還。店。帳。悶。悶。的。出。東。門。趕。回。山。東。天。寒。風。大。刮。下。一。場。大。雪。來。樊。虎。冒。雪。衝。風。耳。朵。裏。頸。窩。裏。都。鑽。了。雪。進。去。冷。氣。又。來。得。利。害。口。也。閉。不。得。只。見

亂飄來燕塞邊密灑向孤城外却飛還梁苑  
去又迴轉灞橋來攘攘挨挨顛倒把乾坤隘



分明將造化埋盪。摩得紅日無光。威偏的青  
山失色。長江上凍得魚沉。鴈杳空林中。餓得  
虎嘯。猿哀不成祥瑞。翻成害。侵傷了隴麥。壓  
損了庭槐。暗昏柳眼。勒綻梅腮。填殺了錦重  
重。禁闕宮塔。遮掩了綠沉沉。舞榭歌臺。哀哉  
苦哉。河東貧士。愁無奈。猛驚猜。忒奇怪。這的  
是天上飛來冷禍胎。教人遍地下生災。幾時  
守得個赫赫威威太陽真火。當頭曬。煖溶溶和  
氣春風。滾地來掃彤雲四開。現青天一塊。依

普祥光瑞烟靄

樊虎寒顫顫熬過了十里村鎮。天色又晚。沒有下  
處。只得投東岳廟來歇宿。那座廟就是秦叔寶得  
病的所在。若不是這場大雪。怎買得樊虎剛剛在  
此歇宿。這叫做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東岳香火正待關門。只見樊虎捱將進來投宿。道  
人到霍軒中。報與魏觀主。觀主乃是極有方情的。  
即便延納。樊虎到後軒中。放下行李。抖去冰雪。與



觀主施禮。觀主道：貴處那里？樊虎答道：小弟山東齊州往潞州抓尋朋友，遇此大雪，暫停寶宮借宿一宵。明日重酬。觀主道：足下可是樊先生麼？尊字是建威。樊虎嚇了一跳，答道：仙長何以知吾賤字？觀主道：叔寶兄曾道及尊字。樊虎大喜。那個叔寶觀主道：先生又多問了秦叔寶能有得幾個？樊虎問在那裏？觀主道：十月初二日有病到敝觀中來。樊虎頓足道：想是此兄不在了。且說如今怎麼樣了？觀主道：十月十五日二賢庄單員外邀回家去。

他養病前日十一月十五日病體全愈。在敝宮還愿，因天寒，留任在家，還不曾打發他回去。見在二賢庄上。樊虎一聞此言，却像什麼光景，就像是窮士獲金千兩，寒儒連中高魁，洞房花燭喜難持。久別親人重會，困虎肋添雙翅，螫龍角奮春雷。農夫苦旱遇淋漓，暮景得生駉驥。

右調西江月

觀主收拾果酒，陪樊虎夜坐。樊虎因雪裏受些寒氣，身子困倦，到也放量多飲幾杯熱酒，暫且睡過。



宵纔見天明，即便起身，封一封謝儀，送與觀主。這魏觀主原不是道流一輩，況且是秦叔寶的朋友，死也不受他的，送出東岳廟來，指示二賢庄路。徑樊虎徑投雄信庄來。此時雄信與叔寶書房中擁爐飲酒賞雪，倒也有興，正是

對梅發清興。

倩酒敵寒威。

手下庄客來報，山東秦太太、一個樊老爹寄家書在外。叔寶喜道：「單二哥家母、扎樊建威寄家書來了。」二人出庄迎接。叔寶笑道：「果然是你。」建威道：

前日分行李時，銀子却在弟處，不曾分得回去。送與伯母，伯母定要小弟做盤纏，尋覓吾兄回去。叔寶道：「爲盤纏不曾帶得，擔閣出無數事來。」雄信道：「前話慢題，且請進去。」雄信叫手下接了樊老爹行李，一直引到書房煖處。雄信先與樊建威施實主之禮。叔寶又拜謝建威風霜寒苦之勞。雄信分付手下重新擺酒。叔寶問道：「家母好麼？」建威道：「有書在此，請看。」叔寶開緘，和淚讀罷，就去收拾行李。一封書寄思兒淚。千里能牽遊子心。



雄信看見微微暗笑。酒席完備了，三人促膝坐下。雄信問叔寶兄，令堂老夫人安否？叔寶道：家母多病。雄信道：我見兄急急束裝，似有歸意。叔寶眼中垂淚，不是小弟無情，飽則颺去，奈家母病重，暫別。仁兄來年登堂拜謝，仁兄活命之恩，雄信道：兄要歸去，小弟也不敢攔阻，但朋友有責善之道，忠臣孝子，何代無之？要做便做一個實在的人，不要做沽名釣譽的人。叔寶道：請兄見教，怎麼是真孝？怎麼是假孝？雄信道：大孝為真，小孝為假。狗情逐意。

故名為假。兄如今星夜回去，恰像是孝。實非真孝。叔寶眼淚都住了，不覺笑將起來道：小弟貧病流落，久隔慈顏，實非得已。今聞母病，星夜還家，乃人子至情。怎麼呼為小孝？樊虎道：秦大哥一聞母病，二奉母命，作急還家，還是大孝。雄信道：你每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令先君北齊為將，北齊國破身亡，全其大節，乃亡國之臣，不可與圖存。天不忍忠臣絕後，存下兄長這一籌英雄，正當保身待用，克光前烈。你如今星夜回去，寒天大雪，貴恙新愈，倘途



中復病。元氣不能接濟。萬一三長兩短。絕了秦氏之後。失了令堂老伯母終身之望。雖出至情。不合孝道。豈不聞君子道而不徑。舟而不游。跬步之間。不敢忘孝。冒寒而去。吾不敢聞命。叔寶道。然則小弟不去。反爲孝麼。雄信笑道。難道教兄終于不去。只是遲早之間。自有道理。况令堂老伯母是個賢母。又不是不達道理的。今日托建威兄來抓尋。只爲愛子之心。不知下落。放你不下。兄如今寫一封回書。說領文擔閣日久。正待還家。忽染大病。令雖全愈。不能任勞。聞命急欲歸家。定省。徑說小弟苦留。畧待身子。勞碌得起。新年頭上。便得到家。令堂得兒下落所在。憂病自然痊可。曉得尊恙新痊。也定不要你冒寒回去。我與兄長。既有一拜。卽如我母一般。收拾些微禮。作甘旨之費。寄與令堂。且安了宅眷。再託樊兄。把潞州解軍的批。迴往齊州府。注銷了完了。衙門的公事。公私兩全。待來春日。暖風和小弟。還要替兄設處些微本錢。勸兄長此番回去。不要在齊州當差。求榮不在朱門下。倘奉



公遣差由不得自己。使令堂老伯母倚門懸念。非人子事親之道。遲去些子。難道就是不孝了。叔寶見雄信講得理長情切。又自揣怯寒不能遠涉。對樊虎道。我却怎麼處。還是同兄回去。還是先寫書回去。樊虎道。單二哥極講得有理。令堂老伯母得知你的下落。自然病好。曉得你在病後也不急你回家了。叔寶向雄信道。這等說。小弟且寫書安家母之心。雄信道。這便是了。叔寶就寫完了書。取批迴出來付與樊虎。囑託他完納衙門中之事。

集卷

山靄蒼蒼望欲迷。

一行書寄數行啼。

丈夫飄泊今如此。

悔別青山憶舊溪。

雄信回後房取潞紬四疋。碎銀三十兩。寄秦母爲甘旨之費。又取潞紬二疋。銀十兩。送樊虎爲贖敬。樊虎當日別去。回山東把書信銀兩交與秦母。又往衙門中完其所託之事。雄信依舊留叔寶在家。中不過是飲食作樂而已。

圖他一醉不成夢。

不向故園深處飛。



到了除夕，雄信陪叔寶飲到天明，擁爐談笑，却忘了身在客鄉。叔寶又想着功名未遂，踪跡飄零，離母拋妻，却又愀然不樂。天明又是仁壽四年正月，年酒熱鬧，叔寶席席有分，喫得一個不耐煩起來。一箇新年裏，弄得昏頭搭腦，沒些清楚。

將酒滴愁腸，愁重酒無力。

又接了賞燈的酒，主人也困倦了。雄信十八日晚間，回到後房中去睡了。叔寶自己牽掛老母，再不得睡下，只管在燈底下走來走去。那些手下人見

他不睡，問道：「秦爺這早晚如何還不睡？」叔寶道：「我要回山東之心久矣，奈你員外情厚，我要辭他，却開不得口。列位可好讓我去，我留書一封謝你員外罷。」因主人好客，手下人個個是殷勤的。衆人道：「秦爺在此，正好多住住兒去，小的們怎麼敢放秦爺回去？」叔寶道：「若如此，我更有處。」又在那廂點頭，指手似有別思。衆人恐怕一時照顧不迭，被他走去。主人畢竟見怪，一邊與叔寶講話，一邊就有人往後邊報與雄信。道：「秦大爺要去。」單雄信聞言



披衣鞞履而出。道秦大哥爲何陡發歸興。莫不是小弟簡慢不周。有些見罪麼。叔寶道。小弟歸心無日不有。奈兄情重。不好開言。告辭。如今歸念一動。時刻難留。夢魂顛倒。怕着枕席。言罷。流下淚來。

集唐

愁裏看春不當春。

每逢佳節倍思親。

誰堪登眺烟雲裡。

山遠山長愁殺人。

雄信道吾兄不必傷感。旣如此。天明就打發吾兄長行。便了。今夜倒穩睡一覺。以便早起。叔寶道。已

是許下了呢。雄信道。我一世不會換口。難道欺兒不成。轉身走進去了。叔寶積下一向熬煎。頓覺寬慰。手下人道。秦爺聽得員外許了。明早還家。笑顏便增了許多。叔寶上牀伸脚暢睡。不題。你道雄信爲何直要留到此時。纔放他回去。自從那十月初一日。買了叔寶的黃驢馬。王伯當與李玄邃說知了。就叫巧手像人。像馬身軀。做一副鍍金鞍轡。正月十五日方完。異常細巧。耀眼爭光。雄信欲以厚禮贈叔寶。又恐他多心不受。做一副新鋪蓋起來。



將打匾白銀縫在鋪蓋裏。把鋪蓋打捲馬備了鞍轡。稍在馬鞍轡後。只說是鋪蓋不講裏面有銀子。方纔牽將出來。又自有當面的贖禮。叔寶要向東岳廟去謝魏玄成。雄信又着人去請了來賓。主是一卓酒奉饊。傍邊卓子上擺五色潞絢十疋。做就的寒衣四套。盤費銀五十兩。雄信與叔寶把盞飲酒。指卓上禮物向叔寶道。些微薄敬。望兄叱納。外日叮嚀。求榮不在朱門下。這句說話。兄當牢記。不可忘了。魏玄成道。叔寶兄。低頭人下。易短英雄之氣。况弟曾遇異人道。真主已出。隋祚不長。似兄英勇。怕不做他時佐命功臣。就是小弟托迹黃冠。亦是待時而動。兄可依單員外之言。天生我材。斷不淪落。叔寶心中暗道。玄成此言。殊似有理。但雄信把我看小了。這叫做久處令人賤。送了幾十兩銀子。他就教我不要入公門。他把我當在家常是少了飯錢賣馬的人。不知我雖在公門。上下往來朋友。贖禮路費。費幾百金。不能過一年。他就說許多閑話。只得口裏答謝道。兄長金石之言。小弟當銘



刻肺腑、歸心如箭、酒不能多、雄信取大杯對飲三杯、魏玄成也陪飲了三杯、叔寶告辭、把這許多物件、都稍在馬鞍轡後、舉手作別、

揮手別知己。

有酒不盡傾。

祇因鄉思急。

頓使別離輕。

出庄上馬、緊縱一轡、馬壯人強、一口氣跑了三十里、纔收得住、稍的那鋪蓋、拖下半邊來、這馬若是叔寶自己備的、便有筋節、稍的行李、就不得拖將下來、却是單家庄上手下人稍的、一頓頓鬆了皮、

條馬走一步、踢一脚、叔寶回頭看道、這行李稍得不好、朋友送的東西、倘失落了、辜負他的好意、就遲不耽錯、前邊有村鎮、且暫住一晚、到明日五更天、自己備馬、行李就不得差錯了、選投店來、此處地方名皂角林、也是叔寶時運不利、又遭出一場大禍來、

祇因運艱滯。

觸處成網羅。

總評

雄信既贈多金、不妨明言、何必如此暗贈、致貽



